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三回 會龍華雪泥留舊爪

看官，你看我見了什麼？原來看見了一尊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就是我那最心愛最知己的紉芬。我一見紉芬，我方才猜疑他、惱恨他的心早已一股腦兒丟到爪哇國裡去了。我就一手捻了他的手，一手挽著他的香肩，攥得緊緊的，意欲和他接個吻。紉芬急了，忙用手盡力推開道：「你年紀也十五歲了，還是這般沒規沒矩，無怪我家裡大大小小要叫你癡子了。」我聽得紉芬這樣說，就連忙放了手，請他進了書房，坐在楊妃榻上，我便坐在他的肩下。其時我覺得我肚子裡有千言萬語要想對紉芬說，卻不知從何說起。誰知紉芬等不得我開口，就輕輕的說道：「我曉得你幾天不見我面，必然要怪我來遲了，但是我家裡的内情你卻不知道。我那姨母是個新寡文君，住在我家，最喜歡搬嘴搬舌，我母親又最聽信他的說話。你若得罪了他些兒，就大大有些不便。我那大姊漱玉，是我父親的内記室，自幼受了家庭教育，寫作俱佳，我父親與朋友來往的信札都是他代筆。他是我父親所最鍾愛的。他眼界很高，那天與你初次會面，見你那語無倫次的神情，他就看你輕，說你是個癡子，教我們以後休要睬你。我本來要與你說說別後的情形，因為我家有這許多魔障，所以只好遠嫌。我現在住在你家，不愁沒有會面的日子，然而不免會少離多了。」

我聽見紉芬如此說，我就著急得不得了，當下就問紉芬道：「據你這般說來，我與你就別時容易見時難了麼？」紉芬道：「這倒不然。我告訴你，我的姊子每天總得十一點起牀。我那姨母是個貪小的脾氣，又是個最愛吃酒的。只要你有法子能夠牢籠這兩個人，那就不難與我常常聚首了。」說罷，便立起身來要走。我拖牢了他的手，苦勸他再坐一息。紉芬道：「今天是我背著母親來看你的，你要這般涎臉，我以後再也不敢來了。」

我無可奈何，只得一手挽著紉芬的手，送他走出書房門外。我朝他臉上仔細觀看，只見他映著月光，越顯得容光豔豔了。我一路走，一路就把他髻上簪的一枝月季花摘將下來，隨手塞在懷裡。紉芬也不與我計論，見我送過了小橋，勉強掙脫了身子，口裡說道：「我的說話你不要忘懷，你去仔細想一想罷！」說罷，便匆匆的走入後院裡去了。我見紉芬已去，我便一個人立在花陰之下。此時清光滿院，花氣襲人，躑躅徘徊，大有「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」之概。

道猶未了，只聽得角門之外有我父親叫喚的聲音。原來我父親因為我沒有吃夜飯，特命王升煮了一碗山東掛麵，在那裡伺候了。我便急急趕回我自己臥室。我父親問我：「現在身上有什麼不快？」我回說：「孩兒已經好了。」說罷，就把那掛麵一口氣吃完，脫了衣服上牀安睡。

《西廂記》說得好：「盡無眠，手拈著牙兒慢慢的想。」我雖然睡了，我心中還想著紉芬。我仔細推求紉芬所說的話，其中頗有道理。紉芬所說他姨母的貪小愛酒，與他姊子性氣高傲、不能早起的脾氣，乃是兩個題目。我有了這兩個題目，我就可以做文章了。但是這兩個題目叫我如何做法呢？我想了半天，呀！有了。頭一個題目還容易佈置，待我自己從明天起隨機應變，慢慢的把這篇文章做起來。

到了第二日，我放學的時候，我只說要添做袂衣，問我父親要了幾兩銀子，到大柵欄一家洋貨舖子裡，剪了四丈茶青色的時花洋縐，去叫了一個熟識的裁縫裁作兩起。一起就替我縫件夾衫，一起由我帶回，擱在書箱裡面。還多了幾錢銀子，我就命王升到驢馬市大街西廣益公幹果舖裡，買了兩瓶最好的五加皮酒來，也把他放在書房裡。這天我因為聽了紉芬的話，我就沒有走進後院去。

第二天又隔了一天，到了第三天的早上，我教王升去看那裁縫。不料我那夾衫已經縫好了，王升帶了回來。我一見好生歡喜，就拿來披在身上，興興頭頭的走到後院去，意在找尋紉芬的姨母。不想進了中堂，只有紉芬和他的母親坐著。紉芬還沒有梳頭，見我走進，立起來向我丟個眼色，便進房去了。我因為沒見他的姨母，只得隨意與紉芬的母親閒談了幾句，便溜了出來。我想我打常遇見他姨母的時候都在下午，我於是打定主意，到下午從學堂裡回來，便又再掩至後院。

果然，此番一到了迴廊之下，就遇見紉芬的姨母，手上抱了一個小孩，在那裡玩耍。原來紉芬的姨母是夫亡未久，這孩子還是遺腹養的。他一見了我，便把我身上的新衣細細的觀看，口裡說道：「秦少爺，你這件衣服花樣又新，顏色又好，是那家舖子買的？」我對他說是自己剪了料子縫的。紉芬的姨母道：「這衣料與我哥兒縫件小衣服倒著實好看，但不知是那家舖子買的？」我估他已落了我的圈套，就故意答道：「這種衣料恐怕京城裡買不出，我這衣料還是托朋友在上海買來的。除了我縫這夾衫之外，還多了兩丈，乾娘要時，待我去取來，奉送與乾娘就是了。」那紉芬的姨母聽我這般說，就滿臉堆下笑來，口內雖然說不好白要我的衣料，心下是不消說得，沒有什麼不要的。我當下便暗喜，笑著回到自己房中，開了書箱，取出那兩丈洋縐，依舊走到迴廊之下，雙手遞與紉芬的姨母。紉芬的姨母接在手中，喜得來眼笑眉開，口裡少爺長少爺短的說了無數稱謝的說話。我見他收了我的衣料，我心下也暗暗歡喜，紉芬所出的第一個題目，文章已被我做起一半了。

自此以後，我每逢早上起來，必要去後院裡探探紉芬。有時被我看見，有時竟不看見。但是，看見了也不便十分交談，我心下也還是不快。至於每天下午，有暇就到後院裡走走，或有糖食水果等類給些那姨母的孩子。不上十天，紉芬的姨母早已被我收在八卦爐中，任憑我如何擺佈了。有一天早上，遇見了紉芬，紉芬對我笑了一笑，說出「孺子可教」四字。我聽見紉芬這麼說，我就暗自思維，我天天來到後院，只能走到中堂，卻不敢走進紉芬的房裡。孔聖人說是「升堂入室」，我僅能升堂，不能入室，就見了紉芬也是枉然。但是那位紉芬的阿姊是個高明人物，不可以勢取，不可以利誘。我倘然要想入室，我須得巴結上這個人。看官，你想像紉芬的阿姊這般目空一切的人，教我用什麼法子去巴結他？我這第二篇文章又將如何做法？

豈知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這第二篇文章卻是天助成功，全不要我費力的。原來京城裡的婦女最喜歡燒香拜佛，那紉芬的姊子漱玉也一般脫不了這個迷信。

這天是四月初六日，離世人所說的浴佛節只有兩天。紉芬家裡管家，名叫李貴，是與王升同住在門房裡的。這天齊巧李貴有事進城去了，所有李貴應該替他主人做的事，都拜托了王升代為招呼。我因為從學堂裡跑了回家，肚子餓了，教王升出去替我買點心充飢。王升道：「現在門房裡人已走光，請少爺暫在這裡立一立，不要走開。」我聽他這般說，我便點了點頭，站在大門之外。王升只管去了。

誰知去不多時，忽然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廝，手上拿了一封書信，走上前來交給與我道：「這裡是顧老爺的宅子麼？」我說：「正是。」那個小廝道：「如此，請你把這信收了去。」說罷就走。我把那信拿起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「過大小爺收啟，病蝶緘」九個字。我就趕忙叫那小廝道：「我這裡是姓顧，不是姓過，你這信送錯了。」誰知那小廝竟當作不聽見，只管揚長而去了。過後，我又把這信看看，心下有些疑惑起來。用手捻了一捻，覺得裡面鐵硬，像是一片紙板兒似的。我越看越疑惑，便一手將他揣在懷裡。

少時，王升的點心買回來了。我接了點心在手，回到書房，一路吃一路把信取出來，慢慢的拆開。咦，古怪！信裡面竟沒有別的東西，只有兩張相片，一張是一個少年男子的小影，一張是些亭台樓閣的小影。我看了竟全然不解。又看那相片後面，似乎有幾個鉛筆畫的字，我仔細辨認，又似乎是「初八午時」四個字。我既不認識這相片上的人，又不曉得這亭台樓閣是那裡的風景。就是果有這個人，果有這種風景，如何把這相片送到這裡來？我推求了好一會，心下忽然醒悟道：「這一定是送把紉芬姊妹的了，這個美少年一定是他們姊妹的意中人。」但信面上寫的是大小爺，只怕還是送與漱玉的分子多。至於這亭台樓閣，必是兩人相約聚首之所。這「初八午時」這四個字，即是兩人聚首之時。我且不要聲張，只把這照片照舊封好，教人送與漱玉，看是如何。

當時主意打定，就把那兩張相片依舊封了起來，教王升送到後院裡去。不想王升送到女僕手上，女僕交到房裡去，他們姊妹兩個人不知那一個居然收下了。我見他收了這相片，我心下已猜著八九分。

到了初八這一天，我一早起來就進入後院，探聽紉芬姊妹的動靜。豈知甫走到迴廊，便迎面遇著漱玉。我問他今日如何起得這般早，漱玉對我笑道：「我難道不許起早的麼？」我也笑了一笑，不與他計較。

誰知到了日中時候，我從學堂裡回家，走過門房，只見顧家裡的女僕在那裡吩咐李貴僱車，說大小姐要到蓮花寺還願去了。我耳朵裡刮著這風聲，我就不吃午餐，翻身出門，先到西磚兒衚衕蓮花寺裡去候著。豈知甫進山門，就在人叢裡面撞著一個美少年。細審他那面貌，竟與前日那相片上的人一般無二。我恍然大悟，曉得那相片上的亭台樓閣，也就是這蓮花寺裡的景致了。又留心看那美少年，只見他出了山門，從懷中掏出一個靴頁（掖）子，又在靴頁（掖）子裡取出一張錢票來，交給一個車夫，便掉轉身，依舊走進山門去了。

我待他去遠，走上前去問那車夫道：「借光問一聲，你這車是那位老爺坐的？」那車夫說：「是刑部陸老爺的少爺坐的，你問他作甚？」我又問：「是不是南橫街的陸老爺？」那車夫道：「正是。」我於是曉得這美少年就是海寧陸曉滄的兒子。陸曉滄曾到我家來過，與我父親也有一面之交的。我待要向車夫再問下去，只見漱玉同一個女僕已坐了車來到山門之下。我遠遠瞥見，便從人叢裡覷個空兒，一溜煙溜進寺中，在大雄寶殿台階下等候著。

少時，果然看見漱玉從殿裡走出來，那個美少年也跟在後面，但不知那女僕到那裡去了。我又留心再看漱玉和美少年兩人，只見他儘管低著頭向著甬道的西面走了十幾步路，抬頭看見了一間禪房，便挨身一同進去。我為是怕漱玉認得我，只好遠遠的望著，不便跟到禪房裡去。望了許久，不見他們兩個人出來。